

高
小说

婴击栗妖姬

YINGSU
YAOJI

秋風多雨相和
窗外芭蕉三兩窠
夜長人奈何

涅槃灰◎著

中國華僑出版社

燦 寒 妖 姬

涅槃灰◎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罍粟妖姬/涅槃灰著.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0. 4

ISBN 978-7-5113-0321-9

I. 罍… II. 涅…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44755号

罍粟妖姬

YINGSUYAOJI

著 者 / 涅槃灰

责任编辑 / 文 喆

封面设计 / 小徐书装

经 销 / 新华书店

开 本 / 787×1092 16开 印张 / 16.5 字数 / 287千

印 刷 /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0年4月第1版 2010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113-0321-9

定 价 / 24.80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安定路20号院3号楼

邮编: 100029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 (010) 64443056 传真: (010) 64439708

发行部: (010) 64443051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目
录

- 001/ 引 子
- 004/ 第一章 青楼来的络贵妃
- 045/ 第二章 贵妃遇难
- 074/ 第三章 不简单的浣衣女
- 096/ 第四章 青楼的血灾
- 110/ 第五章 报复
- 124/ 第六章 偿还
- 136/ 第七章 卑微的爱
- 148/ 第八章 重生
- 165/ 第九章 温柔陷阱
- 178/ 第十章 女扮男装的魅惑
- 195/ 第十一章 身世
- 209/ 第十二章 挚爱
- 225/ 第十三章 天朝的公主
- 233/ 第十四章 傀儡
- 252/ 第十五章 自我救赎

引子

“贺妈妈，这个丫头可是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找到的，你看看她的模样，将来绝对是你们花宜楼的镇楼花魁。”

“滚你的，才一个六岁的丫头，现在长得貌若天仙有什么用，谁知道过个七八年会长成什么样子，还镇楼呢。我要你找个现成的花魁雏儿，你倒好，给我找了个彻底的雏儿，还得花费我好几年的粮食。出去晃一个月了，就给我这个结果，我不打死你已经是客气了。给我滚，继续找去，十天内，不管是偷是抢还是骗，反正你不给我找个像样点的回来，我杀了你！”

“哎，那，这个丫头？”

“留下吧，不过，钱你就甭想要了，一个月的口粮换这个小丫环，算便宜你了，滚！快滚！”

被这个叫做“贺妈妈”的人牵住了小手，小女孩疑惑地望着她，很奇怪，为什么这个好心为她找亲人的人会把自己带到这里，他一定是搞错了，可她也不知道怎么办，只能眨着清亮纯净的大眼安静地望着贺妈妈。

再次注视这个女娃娃，贺妈妈不得不承认小安子找雏儿的眼光真是够毒。就这个娃娃这般的白皙肌肤，大眼俏鼻，还有那樱桃般艳红玲珑的嘴，特别是这双已经初显纤细的手，长大后绝对不会是一般的货色。贺妈妈忍不住有些得意，这样的丫头好好调教，说不定后半辈子就靠她养活自己了。

于是，她没有让这丫头去和其他买回来的雏儿一样先做丫环的活计，而是把她带回了房间，替她好好想了个艺名——络艳，就开始为她找师傅调教



琴棋书画的本领了。

不教倒也罢了，师傅们逐一登门后，立刻又让贺妈妈半夜梦里都乐醒。这丫头敢情是有点来历，才六岁的娃就已经熟背诗经、论语，还会写大字，甚至琴艺也都已经入门，更别说那身子柔软得让教舞技的花魁都有点瞠目结舌。

络艳成了楼里的宠儿，所有的人都知道她会和妈妈今后的摇钱树，没有人嫉妒她，所有的姑娘都在可怜这个原本该是大府千金的女孩以后会面临的无奈命运，也鄙视着贺妈妈得寸进尺的管教进度。

那些和络艳差不多大的雏儿们更是不懂得妒忌，只知道不要做错事让贺妈妈打就是万幸，也羡慕着络艳的聪颖和那逐日长成的秀丽美貌。

络艳一直很少说话，只是乖巧地在每日里努力学着贺妈妈要求她学习的一切，争取着贺妈妈经常给予的奖励，得到那些好吃的糕点和糖果蜜饯。然后就在华灯初上的时候躲在她专属的房间，麻木地听着楼下那些嘈杂的嬉闹调笑甚至打骂吵架，累了就自己睡下。她虽然也会奇怪为什么这里和自己记忆里的生活完全不一样，但还是个孩子的她根本不知道自己身处什么环境，会有一个怎样的未来。

这一天，在后院里学完舞艺，已经会跳整只舞的络艳被师傅又好好夸了一番，开心地得到了贺妈妈给的一包用绢布包着的水晶糕，正准备回房时，却听见了一阵哀怨的叹息声，甚至有些抽泣声，她循着声响寻了过去，看见一个姐姐正在石凳上掉泪。

络艳愣住了，因为她的眼泪，也因为看见了这个姐姐手臂上和脸上那些红红的印痕，她不知道该怎么办，只是静静地看着她。姑娘转头看见了络艳，惊得立刻收起了眼泪，换成了一抹勉强的微笑望着络艳：“艳儿，学完舞了？看你一身汗，过来，姐姐帮你擦擦，别着凉了。”

络艳走到姐姐身边，听任她用紧裹着花粉水的锦帕为自己擦去汗水，然后怜爱地抚摸着她的头，自言自语地说道：“但愿你遇见个奇迹，脱了身才好，哎，可怜的艳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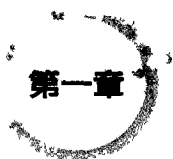
听不懂姐姐在说什么，络艳还是感觉出了那份关心，忍不住还是想做点什么，于是咬了咬牙，抬起手将原本紧紧抱着的小布包裹递给了姑娘，露出了纯真甜美的微笑。



看着络艳单纯善良的笑脸，看着手里弥散着芳香的糕点，这个姑娘眼中忍不住又泛起了泪花，轻摇头拒绝了络艳的馈赠，牵起络艳的小手领着她回到了房间。

晚上，贺妈妈领着络艳下楼去给串串门子的别家青楼老鸨显摆她的宝，络艳就穿过了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姑娘们和来寻花问柳的嫖客。一眼就看见了白日里那个姐姐，她正笑得灿烂着坐在一个男人的怀里，手上和脸上的伤虽然用了厚厚的脂粉遮盖，却还是透着深深浅浅的红痕，和嫖客嬉闹当这些伤口被握到或是碰到的时候，络艳看见了姐姐眼中忍不住闪过的痛楚，可很快又换上魅惑的笑意。





第一章 青楼来的络贵妃

“络艳，贺妈妈叫你。”

“嗯，知道了。”

轻声回答一句，出口的每个字都似带着淡淡的幽香，只因，络艳正在喝一杯醇香的茉莉花茶。从十岁起，络艳就只喝茉莉花茶，不喝清水；只用花瓣浸泡过的水净身沐浴；饮食也很清淡，从不放香辛料更不可能有蒜、葱、姜等调料出现，所以，只要络艳走过，就会飘过一阵若有似无的香。

络艳也从不用姑娘们常用的脂粉，因为她不需要，当贺妈妈咬牙花重金从官中请来教舞艺的嬷嬷也教不出新舞蹈给络艳后，贺妈妈就不让络艳出房门晒太阳，所以络艳原本白皙的肌肤又多了几分不健康的苍白，更显得娇弱和楚楚可怜，决计不再需要任何香粉，她的眉眼也是天生的完美，任何人看见都会忍不住多看几眼。

贺妈妈逢人便吹嘘她的络艳连流汗都带着自然的香味，加上络艳的倾城容貌和多才多艺，她还没挂牌就已经搞得坊间人尽皆知，很多豪客更是已经为半年后能摘得络艳的初夜牌开始贿赂贺妈妈，大把大把地花起了银子。

贺妈妈才不急，银子照收，口风却一点不松，甚至都不让任何人事先见到她的络艳，她培养了整整八年的络艳。这个已经尽数学会了姑娘们魅惑男人的本事却依旧保持淡淡心态的络艳简直是她的至宝，所以络艳的初夜是绝不会让这些常客要了去的。

贺妈妈那么早开始散布络艳要挂牌的消息，就是在等，看看会不会出现几



个更大的主顾，她的花宣楼只是个一般的楼子，她要靠络艳去招揽到那些头牌花魁才接得到的贵客，那些王府里的管家甚至达官贵人。

这一天，贺妈妈迎来了她做姑娘甚至开这个青楼见过的最尊贵的客人，只是这个客人很奇怪，没有在晚上青楼开门接客的时候出现，而是在午后就直冲进了楼子。看着这个有十几个护院陪护着的秀气佳人，贺妈妈一眼就看出她是个女扮男装的姑娘，忍不住更是疑惑，却被她扬手拿出一千两银票闪了眼。

“这位公子，不知道您白日来我这儿是为了何事呢，我们楼子的姑娘还从不在白日里接客呢。”

“我是来看看传闻中的络艳姑娘的。”

“络艳？这……”

再一扬手，一张一万两的银票又一次放在了桌上，伴随着这个姑娘不屑的语调：“一万两，只为看她一眼，够了吗？”

“够了，够了，足够了！”贺妈妈简直乐得快疯了，一万两，楼里的姑娘接客半年都凑不到这个数。只是见一眼络艳，对方还是个姑娘，贺妈妈再不卖关子，让丫环去通知络艳打扮好赶快过来。

“不用打扮，我就要看她平日里的素颜。”

“那是，我们络艳从来不用脂粉，只是想让她换身妥当的衣裙。”

“也不用，我就要看她穿最寻常衣服时的样子。”

“那好，那好，琳儿，快去把络艳叫过来吧。”

不多久，络艳就随着琳儿来到了这间包房，络艳真的只穿着一身牙白的素雅单衣裘裙，轻挽着一头秀发，提着裙摆跨过了门槛。那个瞬间，别说那些护院全都惊得移不动视线，就是这个端坐着的秀美佳人也不禁愣住了，虽说传闻把络艳说得有多美艳有多魅惑，她只是不屑，觉得多少都带了些吹嘘的成分在，不料真的亲眼看见络艳出现在自己面前，她也有些意外。眼前这真是个青楼女子？她身上的气质、她的这份淡定、她的眉眼间清澈的气息让她许久说不出话来。

贺妈妈很满意这个效果，这可是她的络艳第一次见客，那些护院瞠目结舌这是自然，关键是这位姑娘，本也有着清丽不俗的容貌，也能对络艳那么惊艳，贺妈妈知道，她的后半辈子真的再不愁了。

“妈妈，琳儿说，你找我？”丝毫不在意房内的这些陌生人，走进房间的络艳望着贺妈妈轻声地问，那阵若有似无的香气顿时飘散在房内，伴着络艳动听委



婉的声音更是引人痴迷。

“哦，艳儿呀，是这位公子要见你，妈妈也不太清楚这位公子找你干什么，还是让公子自己和你说吧。”

公子？贺妈妈不是说要等半年才让自己接客吗？难道提前了？虽说络艳对提前接客一点都无所谓，反正她从来都是对贺妈妈的话言听计从的。

知道是客人不可怠慢，络艳稍稍转过身，正对着“公子”展了一颜浅笑，盈盈做了一个福，恭敬地问候着：“络艳见过这位公子。”

当她重新站起身，用一抹恰似不经意的眼神扫过公子的脸，立刻又含羞低首等候着公子的回应，这个练过千遍几乎已经成为络艳本能的浅笑和魅惑的扫视立刻让对方知道，她已经找到了她要的人，络艳绝对可以替她达到她的目的，于是忍不住大声笑道：“哈哈，好！我就是要找这样的，妈妈，络艳姑娘的初夜，我买了，我给你二十万两白银，络艳我今天就带走。”

“啊？带走？”

突然一个护院闪身到了贺妈妈身边，出示了一块金牌，贺妈妈吓得有些颤抖，顿时跪倒在地，对着这位“公子”磕起了头。“公子”很不屑，站起身走出门边说道：“放心，我才不要带走你的摇钱树，我只是要她的初夜，等过了初夜，我自会将她送回你的楼里，继续做你的花魁，络艳，走吧，你暂时属于我了。”

虽然很疑惑贺妈妈的惊慌举动，但是络艳知道，二十万是个惊人的数字，应该都可以买下整座花宣楼，所以，她也不再多问，只安静地跟着这人走出门坐上了马车，离开她生活了八年的花宣楼。

马车一路行进，络艳一直望着马车外的景致，这八年来，她从未离开过花宣楼一步，所以，也从未上过街，望着一路热闹的街景，络艳很新奇，忍不住就移不动视线。这些街景让她找到了一些熟悉的感觉，只是感觉很缥缈，稍纵即逝，她根本抓不住。

马车逐渐远离热闹的街市，街道却越来越宽广，络艳眼中也出现了高高的白墙，镶嵌着精致雕花的石窗，不时穿出了园内茂密树木的些许枝叶。马车停在了高墙的正门前，络艳被接下马车后看清了黑色烤金漆的牌匾，上面有三个狂草金字——汉王府。

原来这人是王府里的，难怪出手就是二十万的银票，络艳对于这块匾额的所有感觉也只是这句结论，然后就低下头走到那人的身后，耐心地等他先启步进府。

没有看见络艳眼中出现惊愕或者紧张的眼神，甚至连惊讶的表情都没有，“公子”忍不住不爽，一个青楼女子竟敢如此轻视天朝第一王府——汉王府。她的心里忍不住种下了一株气怒的藤蔓，不再看络艳，大步走进王府，沿途都是跪着的侍婢护卫，口中齐呼道：“三公主！”

络艳这才知道，身前这个文弱的公子是女扮男装，可她此刻才真的有点疑惑了，既然她是女的，又是个公主，为什么要带自己回府呢？是为了府里的其他人还是她本人对自己有兴趣？

身前的公主猛地停住了脚步，迅速转身对络艳说了一句：“低下头，不许给他看见。”

络艳还未做出反应，立刻就听见她跟人打起了招呼：“二哥，那么巧，你出去呀？”

“澜若？你怎么又扮成男装溜出府？被父王看见又要责罚你了。”

“二哥如果不说的话，父王怎么会知道呢，再说了，就是出府玩玩又怎么了，我换男装就根本没人会知道我是谁呀。好啦，你可以走啦，是不是又是皇帝姐夫找你？快去吧，不送哦！”

“你呀！等一下，她是谁呀？你怎么带陌生人回府？”

“什么陌生人呀，她是我的丫环，只是你没见过，我丫环多了，你还能都认出来？好！你不走，那我走了。”说完，三公主拉着络艳的手带着她一路飞跑逃过了小王子的身边，突然闻见一股独特的幽香，小王子忍不住将视线扫向了香气的源泉，只可惜，三妹跑得太快，他只看见了络艳的背影，望着那个窈窕玲珑的背影，忍不住有些愣神。

一口气跑回了自己的专属小楼，三公主才放开了络艳的手，忍不住大喘气，络艳也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忍不住捂住心口，试图压抑一下因为突然剧烈运动而狂跳的心。

看着络艳这副我见犹怜的娇弱样子，三公主都忘记了自己的累，乐呵呵地用手指挑起了络艳的下巴，得意地说道：“以你的姿色，应该足够吸引他了。哼，赵姬，敢跟我争，我要你后悔莫及！络艳，你也知道了，我是汉王府的三公主，我买你回来只有一个目的，要你去帮我魅惑一个男人，让他要了你的初夜。然后你就自由了，可以回到你的青楼继续做你的花魁。不过，你只有一次机会，如果他不想要你，甚至看都没有看你一眼，那么，那二十万两银子你就别想得到，而且，络

宫小说系列·罂粟妖姬

艳是虚有其表、徒有其名的这些话会立刻散布到大街小巷，相信，你和你的那个妈妈最怕的就是这些吧。”

“三公主放心，络艳会尽力。只是，如果络艳真的没有能力完成三公主的心愿，那些银两自然是不能收的，至于名声，络艳倒无所谓，估计妈妈会很失望。”

“真不懂，不是说青楼的女子都是妖媚之极，俗气之极的吗？难道其他的青楼女子也都像你这样吗？”

“差不多吧，络艳没有什么特别的，而且络艳魅惑男人的方法也都是姐姐们教会的，所以，应该很像吧。”

“要疯了，难怪男人们都喜欢去青楼。好啦，这些与我无关，你记得，三天后，你会扮做我的丫环随我一起到邻国赴宴，届时，我会带着你去到一处幽静的地方。你要魅惑的男人一定会路过那里，接着就靠你自己了。记住，还是那句话，你只有一次机会。你必须吸引他的注意，让他情不自禁地带你回到他的床上，你要一直缠着他，不许他再离开，就是要了你，你也不许他离开！那一夜他都必须你的身边，还有，无论他怎么问你，你都只能说是我的丫环，迷路了，等到第二天早晨你才可以把你的真实身份说出来。你放心，他不会为难你的，就是要找也是来找我，所以，你就可以交差回你的青楼了！”

“络艳知道了，只是，三公主是否可以让络艳看一眼那位爷的画像？络艳怕认错了人。”

“也对，好，你等着，我去拿。”

络艳看过画像后，就记住了画像上这个有着浓眉星目的男人，因为也没见过几个男人，所以，络艳也分辨不出男人的区别，用心记住了他的长相，不想搞错了恩客。然后就静心思忖着该怎么做到让一个萍水相逢的男人愿意陷身在自己的身边一整晚。

三日后，穿着寻常侍婢的素服，络艳跟在了三公主的身后，一起上了为侍婢们准备的马车，随着汉王府的车队一起出了京城，一路奔波了数日，终于到了邻国武瑞国的都城，得知汉王府的车队到了，皇宫里立刻迎出了一列马队，恭敬地将汉王府的小王子和三公主迎接到了宫门口。

马车上的礼物被逐一搬进了宫，随行的侍婢和护院都紧紧跟随着两位少主子步行进了皇宫，来到了专为贵宾准备的偏殿，按规矩，偏殿只能是主子们才有



资格进入的，所以，所有的侍婢和护院都留在了殿外随时等候主人的吩咐。

今晚是武瑞国大王的大婚仪式，主子们自有武瑞国的宫女太监们伺候着，根本用不到他们，跟着来也就为了尽显汉王府的排场，所以，今晚，所有的侍婢和护院基本就要在殿外守候到大宴散尽了。

跨入偏殿的一瞬间，小王爷赫澜枫又闻见了那阵若有似无的幽香，忍不住循着香气望了一眼站在侍婢们中间的络艳，一眼认出了她就是那日三妹澜若带回来的侍婢。

络艳只是低垂着头，和所有侍婢一般地望着地面，恭敬地站立着，并不知道赫澜枫正带着探寻的目光审视着她，赫澜若发现了二哥的驻足是因为络艳，吓得连忙推他进了偏殿，以免这关键的时候出点什么状况，心底更乐，如果连自己的二哥都忍不住被络艳吸引，那么该死的瑞王应该也逃不过吧。

大宴还有半个时辰才开席，最尊贵的宾客自然是最后入席的，代表着邻国天朝大王来祝贺的汉王府小王爷和三公主自然更是贵宾中的贵宾，特别是三公主赫澜若更是所有人的期待。

众所周知，虽然瑞王今日是和赵国的长公主赵姬大婚，娶她做自己的皇后，但因为天朝大王已经开过口说要将澜若公主和亲到武瑞国，所以，迟早，澜若公主也会是武瑞国的贵妃，因此，大家都很想亲眼见到澜若公主，毕竟她的姐姐，兰贵妃可是天朝第一美女。

不过，澜若此刻可没有那么好的心情等着在宾客前显摆自己的姿色，她更在意自己的复仇计划，她就是看赵姬不顺眼，明知道自己一定会嫁到武瑞国和她做姐妹，但让她做皇后，自己只能做贵妃。她可是从十二岁就开始倾慕瑞王，期待着有朝一日能成为他的皇后，现在美梦破碎了，自然咽不下这口气。

“好闷，二哥，我出去晃一圈透透气再回来。”

“三妹，今晚你就安分点，别乱跑了。”

“为什么呀，这个皇宫我早混熟了，你还怕我走丢呀。”

“哎，你呀，那好吧，不过，我警告你，不许去找赵姬的麻烦，知道吗？”

“哼，我才不去见这个妖姬，就会装贤淑端庄的虚伪女人，我也警告你，今晚再不许在我面前提起她，否则，我翻脸。”

“你呀，迟早要和人家做姐妹共侍一夫，我劝你还是别老是针对她才是。”

“要你管，我去湖边走走，一会儿就回来。”



跨出了偏殿的澜若对络艳使了一个眼神，络艳心领神会，不紧不慢地跟在她身后，由着她带着自己走到了湖边的一片小树林后停下了脚步。

“这条路是从前殿到后宫椒房的惟一小道，所以，你在这里一定见得到他，而且，今晚只会由他和侍婢太监们经过，绝不会再有旁人，络艳，还记得他的长相吗？”

“络艳记得，三公主放心。”

“嗯，那你就留下吧，这件披风给你，若是他问起，你可以说是为我去殿外马车上取披风迷了路。我走了，等你的好消息。”

“络艳会尽力的。”

赫澜若走远了，络艳观察了一下周围的景致，找了一处湖边的草地站定了，回首望了一下小路，确定了从小路上能看见湖边的自己，就将披风放在身侧，然后在湖边坐下了，脱掉了鞋袜，露出了雪白粉嫩的双脚，悠闲地将脚浸在水里玩。从小她就最喜欢玩水，这是她一天到晚惟一的乐趣，每每看着纯净的水，她总有一种感动在心底，至于为什么，她并不知道。

隐约已经知道会等很久，所以，络艳也不急于开始行动，只是静静地望着湖面，什么都不想，耐心等候着耳中出现脚步声。

终于，本来安静的周围，由远至近出现了一众脚步声，络艳取出早准备好了的匕首，咬着牙在自己的脚踝处划下了一道伤痕。

一阵剧痛让络艳忍不住心头一紧，却紧咬着唇不敢发出一丝呻吟，然后，就快速地把匕首扔进了湖里，湖面泛起一阵水花。

脚步声越来越近，络艳知道他一定快到了，于是忍着痛伸手擦向湖面，用湖水清洗着滴血的伤口，直到听见脚步声到了身后，停止。她知道，他到了，也因为看见了自己而真的停住了脚步。

瑞王没有办法不驻足，夜色下，湖边那个窈窕的身影就那么坐在湖边，被泛着光的湖面衬得银白，就像身上有一层银色的雾光。虽然只看见一个背影，但那飘散在风里的馨香，那挥向湖面撩动湖水的白皙纤细的手，那从指尖滴落的颗颗水珠都像一种魔咒，柔软却瞬间扣紧了瑞王的心神，他自是疑惑，在后宫，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女子在湖边，她究竟是谁？

脚步不由自主地踩上了草地，走向了络艳。

络艳自然听见了这一切，心底数着节拍，一步、两步、三步，然后蓦然回首，带着疑惑且惊恐的眼神望向了这个正走向自己的男人，只为最终确认一下，来人是不是自己的“恩客”。

果然，是这张似曾相识的脸，虽然在暗光中看得没那么真切，但是这双眼睛，这双带着寒意的眼睛让络艳立刻确认了他的身份，他就是画上的那个男人。

于是，络艳立刻故作紧张地叫到：“你不要过来，站住，我，我没有穿鞋。”

说完，络艳立刻慌乱地将放置在身边的鞋袜套向自己的脚，可身后的脚步却一点没有停住，络艳顷刻更为紧张，甚至不小心将鞋子掉入了湖中，再次回首看着依旧逐渐靠近的瑞王，她迅速站起身，并本能地向后退，丝毫不考虑身后就是一汪湖水。

在络艳真的一脚踏空，即将掉入湖中的瞬间，突然被一股大力拉回，一声惊呼，络艳自然地被拉入了瑞王的怀里，一脸惨白。

果然，风里的馨香来自她的身上，当络艳柔弱地靠进瑞王的怀中，当她的手本能地抵在他的前胸，当她的唇随着这股大力不经意触及了他的颈，瑞王的心忍不住荡漾了，她的娇弱让他心动。

可只是瞬间，络艳还是反应到自己正被一个男人抱在怀里，连忙试图推开他，根本忘了身后其实已经无路可退。瑞王还在心神荡漾中，没有料到络艳的逃避和反抗，于是，“扑通”一声，她还是掉入了湖里。

看着络艳被湖水侵吞，瑞王的心都紧了，他知道湖水有多深，看着她几度浮沉着，瑞王竟然不顾一切地跳入了湖中，抱着眩晕的她疾步回到了他的寝宫——正华宫。

将络艳放在了自己的卧榻上，络艳其实已经清醒，因为救得及时，她并没有喝多少水，重新获得自由后，她依然在关心她裸露的脚，本能地躲到了卧榻深处，直退到了墙边，直到躲无处躲，却依然不忘记用裙摆去遮住自己的脚蹠，不想早已被站在床边的瑞王看了去。

团身坐着的络艳头低得几乎要埋入了膝盖，似乎并不知道自己素白的侍婢服被水浸透紧贴在身上，这若隐若现的玲珑曲线比起那双裸露的白皙双脚更诱人百倍。

“你是谁？为什么在本王的后宫？”

本王？络艳猛地抬头，显在脸上的惊讶不再是演戏，她确实很惊讶，三公主安排自己接待的恩客竟然就是这个宫殿的主人，是大王？

不过这份惊讶稍纵即逝，又换作了她惯有的淡定表情，毕竟对络艳来说这只是一宿情缘，对方是谁根本无所谓，所以是君王也好，是乞丐也好，对她只是一个身份的区别。

“络艳是汉王府的侍婢，夜凉了，络艳为三公主取了披风，只是找不到来的路。”

“你的脚怎么了？”他还是心疼了，那没有完全凝结的伤口，被潮水浸润后慢慢渗出殷红的血珠。

没有等络艳的回答，瑞王已经翻起了她的裙裾，去细看伤口，当他的大手触及了络艳的脚踝，触及她裸露的肌肤时，络艳忍不住一颤，这也不是她故意在演戏。这是这辈子第一次有男人碰她，虽然看多了姐姐们伺候客人，但真的当瑞王带有温度的掌心握住了她的脚，她还是紧张得满心鹿撞。

瑞王立刻感觉到了络艳的娇羞和轻颤，手心的柔滑细腻美好得让他不舍放开，可络艳的脚冰凉之极，瑞王忍不住有种心疼在心底蔓延，还是放开了她的脚，对着侍婢说道：“带她去擦干身子，换身干的衣服，然后让太医来为她处理一下伤口。”

侍婢已经取来了让瑞王更换的干衣，听着瑞王的吩咐，不敢怠慢，立刻扶着络艳，要带她去侍婢的房间换衣服。可络艳根本没有鞋子，连袜子都没有，稍一犹疑，她将脚踩上了地面，顿时，地面的冰凉让她忍不住咬紧了嘴唇。

还没等络艳两只光脚都下地起身，已经有机灵的侍婢送来了鞋袜，帮着络艳穿上了鞋袜，才又扶着络艳准备带她走出瑞王的寝宫，去边厅换服疗伤，这时，有个侍卫跪在门口大声回禀道：“启禀大王，汉王府的小王爷和三公主已经回行宫休息，听宫门口的侍卫说，三公主似乎不胜酒力，是被小王爷抱着上的马车，而汉王府随行的侍婢中确实少了一个侍婢，名叫络艳，她去为三公主拿披风后就没回到偏殿。”

澜若喝醉了？难怪有个侍婢不见了都没发现，瑞王转头看向络艳，忍着不将视线离开她有发丝紧贴依然滴水的绝美容颜，用力忽视她身上的透视魅惑，冷冷地说道：“你的主子们都回去了，你的脚还有伤，今晚就留在宫里，换好衣服上

了药你就在侍婢的房间里休息吧，明早自会有人送你回行宫让你回到澜若公主身边的。你们要好好照顾络艳姑娘，怎么说她都是汉王府的客人，即使是侍婢，也不可以怠慢。”

“是，大王！”

听着瑞王的吩咐，络艳的视线却聚焦在瑞王身侧侍婢手上的正红色锦袍上，再次观察起瑞王的打扮，络艳才发现，瑞王身上这件湿透的衣服也是正红色的大婚锦袍，她骤然明白三公主找她的真实目的，是要自己诱惑瑞王在新婚之夜离开他的新娘。

络艳犹豫了，虽然，她早已经想好了下一步计划，也已经看出瑞王在用理智压抑着自己。她知道今晚的成败不仅仅是关乎二十万两银票，还关乎着她今后做花魁的前途，关乎花宣楼的未来，初夜是一个大王要去的，她一定会是坊间第一红人，连带花宣楼也会更有客源。

可是，用自己的初夜交易去毁一个女子的新婚之夜？

这八年，有好多姐姐从良了，络艳曾亲眼目睹她们期待洞房的痴恋状态。几乎所有从良的姐姐都对那个“洞房花烛夜”看重似生命的重新开始，虽然，她们都不是处子，但，那个洞房依旧是她们全部的信念。

被络艳眼中的这份凝视陷住了，瑞王不知道一个侍婢怎么能那么大胆地那么凝视主人还竟敢发呆。这一生，别说侍婢，从来还没有一个女人敢那么凝视过自己。

终于，片刻后络艳还是低下头，在一个侍婢的搀扶下缓缓走向了寝宫门口，经过瑞王的身侧时，她忍不住咬紧了唇，脑中的挣扎简直折磨她至深，终于，她还是走了过去，没有做任何努力，只是走了过去。

“等一下！”没想到，瑞王却还是忍不住叫停了她的脚步，在络艳要跨出门槛的那个瞬间。带着疑惑的眼神转身，再次迎上了瑞王深邃的眼眸，四目相对，她等着瑞王的下文。

“你们都退下吧。”瑞王遣退了所有的人，只剩下依旧在门口站立的络艳，没有了侍婢的协助，带伤脚需要支撑身体的重量，络艳忍不住痛得微微皱起了眉，却坚持着不让自己去依靠门框。

一步步再次逼近络艳，瑞王的眼中出现了危险的火花，他一把捏住了络艳的下巴，强行让她抬起了头：“你绝不是一个简单的侍婢，说，你究竟是谁？你混进王府的目的是什么？”